

温州记忆
Memory
of
Wenzhou

瞿 炜/著

温州记忆

温州

曾经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呢

翻开温州的历史

你才发现

这里

并不仅仅是一本散逸着

传统水墨画香韵的线装书

却还有刻在石头上的

岩画一般的

古朴与天真

.....

成都时代出版社

温州记忆
Memory
of
Wenzhou

瞿 炜/著

温州记忆



温州

曾经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呢

翻开温州的历史

你才发现

这里

并不仅仅是一本散逸着

传统水墨画香韵的线装书

却还有刻在石头上的

岩画一般的

古朴与天真

责任编辑：段 英

装帧设计：陈天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温州记忆：/瞿炜著.-成都：时代出版社，2005

ISBN 7-80705-091-8

I.温... II.瞿... III.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085901号

温州记忆

成都时代出版社

(成都市庆云南街19号) 邮编：610017

印刷：温州市北大方印务有限公司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5年8月第1版 2005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24

字数：190千字

印张：7.75

书号：ISBN 7-80705-091-8/Z·4

定价：29.00元

前言

Prolegomenon

林斤澜

瞿炜把新近发表的散文结集出书，题名“温州记忆”。绍国拿稿本给我看，却见还没有写完，就约略翻了翻，不想就这么一篇篇地翻下去了。

按计划要写而未写的篇章，有的叫人想像，例如“弘一法师的温州踪迹”。

还有的我也写过，例如山川、人物、名胜、古迹、方言、风俗直到小吃……啊，不说杂，也得说多。多也不好说，因为那也是我的故乡，还有，也是童年。

童年和故乡，只讲回忆，只讲情怀，不能讲章程，因为没有章程可讲。

绍国来电话，先讲“正好”，再讲叫我抓紧写点什么，不用等计划完成——理由是“就这样也就这样了”。

那么弘一法师的“踪迹”呢，也就能这样了吗？

那么“籀园”呢？“籀”？问路问今天的学生，他会反问：有这个字吗？上世纪初，皇帝还坐天下的时候，永嘉学者建立了藏书楼，读古籍、读善本、读孤诣也就是“致用”的地方。轮到我是少年，却来读“五四”，读启蒙，读两周，读新潮。轮到瞿炜这一代，“园”也荒废了。他的父亲——我同时代人，领着孩子来怀旧，给孩子留下清瘦的影子，感慨的样子……现在又听说“世界翻新，图书自古。”“历经浩劫的籀园啊，你是人们永远的怀念”。“面对粗暴的对待”，又到了“怀籀亭边勤讲诵”的时候了。

若是真要以年轮为轮的，数“江心孤屿”的东塔。历经风雨千年、更加“史无前例”的“煎熬”。例如上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武化”得整个寺院好像“骷髅排”。80年代木鱼方丈来接收时，见东塔“六面光身”，但“依然挺立”，“无丝毫倾斜”。木鱼法师合十顶礼：“江天佛国”。

论千年的市里还有“谯楼”。吴越王修建郡城，马生角、铁树生花一样留下了政绩，好比古罗马“倾圮的城门”，现在人家在周围“开辟了广场”，“完美”地“保护”下来，成了世界旅游的热点。

我们散文诗写的“谯楼梦影”，“谯楼”俗称“鼓楼”，鼓楼的“城门洞”倒是个做梦的地方。小孩瞿炜吧哒吧哒走过，梦见了白衣白发雪白的“精灵”。现在的诗人瞿炜，只看见“城门”和“洞”一样，“委屈地蜷缩在四周林立的高楼中罔知所措”。诗人悲愤叫道：“所有的荣誉与辉煌，真的都已与历史一起灰飞烟灭，而与谯楼无关，与温州无关了吗？”

也许太激动了，那么“是好汉，听人劝”吧。也不走题，还是说诗，说梦，说悲愤，说历史与现实。只是换一个时间，变一个空间，听听世界上别地别人的别样腔调。

不久前，在车上，聊起南京的一位老编辑。其好古，有天郊游，忽然脸皮庄重，眼皮一眨一眨地告诉我：“三国旧城，孙权的石头城。”带我走进野地，七弯八扭，找到几十米的土堆，倒也有不少石头。我无梦无诗，倒是石头皮儿红棕颜色带紫带黑，令我提问。忽见老编辑脸上也带紫带黑了，耳朵迎着阳光也红棕了。好像听见了风声，刀光剑影，呐喊如潮；好像盯着石头皮、咬紧牙关，牙缝抖抖，掉出字眼：血，血，千年的血……

开车的阿乔插了句话：这是诗。

坐车的绍国高声叫道：我就不会牙缝抖抖，我就不会掉出话来，我就“不诗”。

显然，都激动了，包括我在内。

这是抒情，这是怀念。这又是高尚，这又是美好。但不能落实。就着实地叫好吧，因为不能如实，不现实！

啊，我们是现实主义！

上世纪30年代，我碰着了文艺，也就是“对头碰面”了现实主义，认定那是艺术的源头。不管戴什么帽子——批判现实主义还是革命现实主义，只要是现实主义就跟灵魂一样。

混到50年代，眼见法定了创作方法。一边倒。闭关锁国。关起门来打狗。到得法定“讲用体”，揪住艺术嗓门，活活闷死了。

80年代开开西窗，放进来的太阳花儿，陈年八代也新鲜，来过几趟的好像初见。

我又“对头碰面”了说小说的说：“小说是模棱两可的艺术。”这一阵“漏口风”，吹得我“毛孔惊冷”。打听原话，仿佛是不懂的东欧语言。“模棱两可”倒还晓得，在中国话的成语里总有点贬意吧。我写信问翻译专家。这位学者诚恳，表示得意，寄来参考资料。我下功夫细读，读出“两可”“可未完成”“可未确定”。不觉想起早在30年代，从大师笔下“顿开”过“茅塞”。中国的大师棒喝：把小说写成教科书，每个小说都要有个教训，这还有什么文艺？！外国的大师掰开揉碎主题思想，指着两可的“未”，说，作家要写的是这个，要发现这个，要找到这个……以后的年代里，人们好像忘了这个，难道是大师没说这个？还是你没看见这个？是故意还是无心？是阴谋还是阳谋？

我想说说现实主义不现实。可这是大题目。我又想只悄悄说句小话：模棱两可。

悄悄话要悄悄也就是“嚯嚯声”，可是我要说得“啧啧”也就是“喳喳响”。我特意在这里“绕口令”也是提醒你们，感情用事的抒情诗人们，“怀臼伤肝”的传统派们，到了老几位发聋振聩的时候了：

传统与改革。风格与时尚。

文化的积淀与新潮。

破与立。

旧院子就是肮脏贫穷。新单元就是光亮宽裕。

国家的政策就叫做“房改”，你巴不得拆迁，好日子早一天是一天。不说国际接轨，只要现代化叫声“小康”，你削尖了脑袋钻了去。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百来年前，俄罗斯契诃夫为修建别墅砍倒“樱桃园”，那砍树的声音成世纪不忘。有人欢呼：“万岁，新生活！”有人悲愤：“什么都完了，都完了！”

世界各地、各时，新与旧同在，如日月同辉，阴阳同乾坤。不尽的矛盾，不完的争论，我们还有许多时间关注、许多空间参与。现在不过是劝你偷闲，不过是说句悄悄话，不过是芝麻大的琐琐碎碎……

江心寺方丈木鱼法师，早已是耄耋“老衲”，或因“国际需要”，兼任杭州名刹灵隐寺住持，这也是弘一法师皈依佛门的地方。经常，木鱼法师还坐飞机腾云驾雾。80年代还定期到妙果寺前楼讲经，也爱讲弘一法师的“踪迹”：出自豪门的“纨绔子弟”；诗、画、书法直至戏剧，无不玩透成精。丰产、盛名、英年，却看破红尘，断绝娇妻爱女。“驻锡”温州竟达十二年，“坐关”一般完成了“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把沉寂七百年的律宗，力行终老。老话说前后“判若两人”，这才说着了，可又如何解释？

圆寂弥留之际，抓笔写下“悲欣交集”四字。还是有话说给世界。欣是得见天国，悲乃告别人间吗？也就是了却烦恼吗？又怎么交集，模与棱可以两可了吗？

木鱼法师在著作《孤屿明灯录》中说：“……弘一法师曾在此结夏安居，留下墨宝很多。现在全部拆除，仅遗空地一片。”空地为止，别无形容。

我这篇文章当然不算序，也不是跋。只是一个耄耋老人从青年朋友那里，看见了故乡，听见了童年，随手写下些感觉。一般叫做“偶成”，叫做“即兴”“无题”。再两个字另有滋味：“乱弹”。不过讲南戏的发祥里没有提起。也不妨叫做“随缘随笔”，那就宗教了。





英国传教士苏慧廉 (W.E. Soothill) 于 1882 年所摄温州东门外景。该图收录在他所著《A Mission in China》一书中。

目录 Catalogue

前言 林斤澜

1 瓯海潮踪

- 2 闲话温州
- 16 瓯儿瓯儿
- 22 温州的方言
- 25 南戏温州
- 30 三十六坊月
- 34 江心孤屿
- 39 华盖山、东山书院及其他
- 42 渔楼的梦影
- 45 永昌滴沥
- 48 金乡卫夜话
- 50 南雁荡山

2 风华秀逸

- 54 叶适墓畔的怀念
- 58 孤臣游魂的高明
- 61 簪园梦寻
- 70 梦路还应绕永嘉
- 73 永远的心声，永远的激情
- 76 永生的“猛士”
- 78 为“国王”写真
- 80 一首诗，一座青翠的峰峦
- 84 集腋成裘四十年
- 86 “海上知白堂”印象
- 90 苏步青旧居
- 94 弘一大师的温州踪迹
- 99 幽幽梅雨潭
- 102 温州的知识精英们

3 雅趣典故

- 112 鹿城九山
- 114 温州的河
- 118 温州的桥
- 124 温州的井
- 126 温州的园林
- 130 温州的寺庙
- 144 寻找老房子

4 韵致风流

- 152 温州的剪纸
- 154 米人儿与糖人儿
- 156 温州的饮食
- 159 馄饨担、剃头担与熬蚕豆
- 162 糖糕与松糕与粽子
- 164 我迷路了
- 166 舅舅的婚礼

瓯海潮踪

1

闲话温州

瓯儿瓯儿

温州的方言

南戏温州

三十六坊月

江心孤屿

华盖山、东山书院及其他

蕉楼的梦影

永昌滴沥

金乡卫夜话

南雁荡山

闲话温州

图为温州教案平息后，温处道童兆蓉和天主教浙江教区主教法国神甫赵保禄等于1903年6月合影。



温州曾经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呢？

翻开温州的历史，你才发现这里并不仅仅是一本散逸着传统水墨画香韵的线装书，却还有刻在石头上的岩画一般的古朴与天真。这里的人文气息颇耐人寻味——除了中原文明的普遍传播外，还有很多与之格格不入的古瓯遗响。这里的文化内涵更有其独特的个性，虽作为华夏文化的一条支脉实在太过细弱了，却在上世纪末闪现出耀眼夺目的光芒，叫世人在一片惊讶的注视下照亮了五洲四海！作为这独特文化的滥觞，人们不能不从“剪发文身”的古瓯习俗中，去寻找并发现其桀骜不驯的性格以及地理环境所造就的群体心理等特征。《山海经》上说“瓯在海中”，指的就是这里，在夏代，这里被称为“瓯”，其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浩荡的瓯江从中穿过。由于大山的阻隔，它与陆地文明的交流是闭塞而自负的，而大海与江流，又养育了它宽阔的胸襟和视野。农耕文化对这里的人们来说从来不是最重要的，渔猎和贸易才是他们所喜爱的。只有当科举制度为这里的人带来实惠的诱惑以后，他们才开始跋山涉水去谋求功名。从宋、元、明、清以来，从这小小的郡城出来数以千计的进士甚或状元，成为朝廷的官宦乃至重臣，直到位居相国，他们除了给家乡带来些许的荣耀以外，却很少真正地影响过父老乡亲的生活理念。而在宋以前，这里走出来的大多是手工艺人、商人、僧人以及叛逆的武士，依旧保留着瓯越的古老传统。这座有着两千年历史的城市就是这样泾渭分明，直到南宋王朝的建立，它才真正地融入了中原文明。

即使在近代温州，只要你走进这座城市，便无处不深深地感受



1927年2月17日，国民党浙江党部代表团与进驻温州的北伐军第十七军军长在铁进栏洞桥头（今兴文里）礼拜堂前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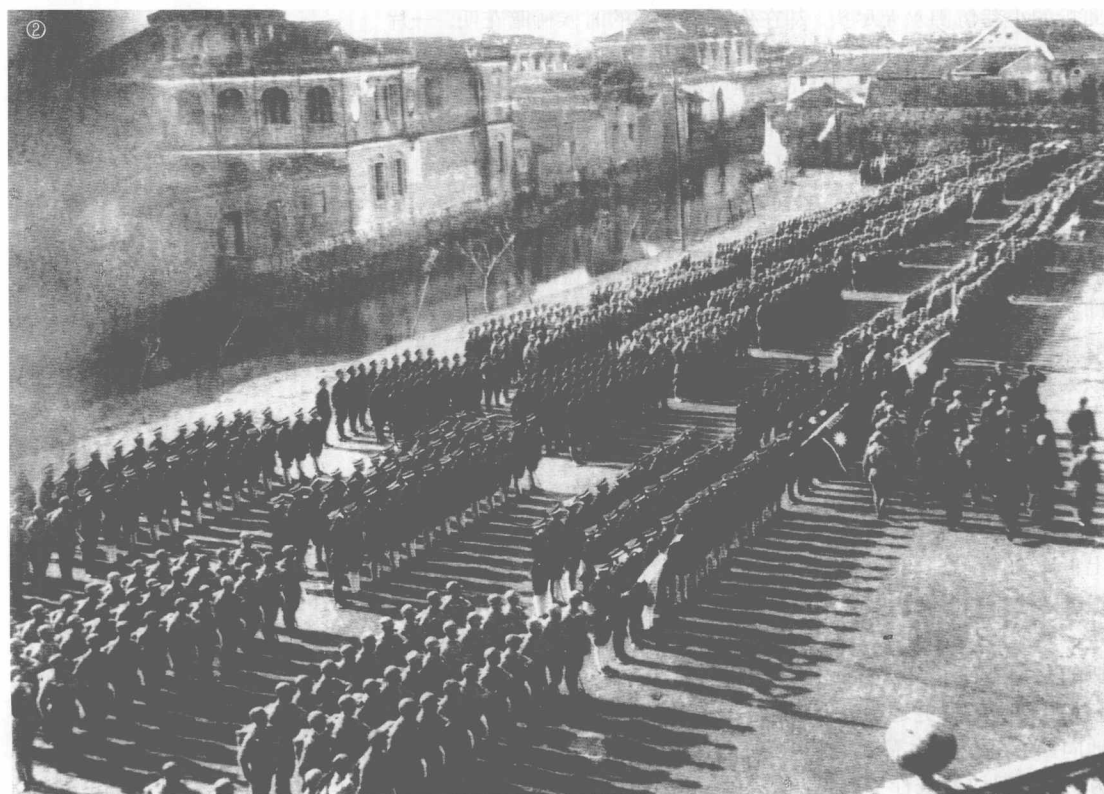
到仿佛《清明上河图》一般的民俗画的风情：青瓦老街，庭院深深，曲折的小巷仿佛永无尽头，却在你快要绝望的时候柳暗花明，一片新的天地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从东晋太宁元年（公元323年）建温州郡城于瓯江南岸，直到1949年以前，这里的人们基本上还一直坚守着设计者最初的理念，城市的规划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传说建城的时候，有白鹿衔花而过，人们遂将这座方圆约六公里的城池称为“白鹿城”或“鹿城”。象征吉祥的白鹿，是它的保护之神，是这座城市的图腾。这似乎从一开始就预示着，这里的子民将是温顺而厚道的。就在第二年，建永嘉郡学于城中的华盖山麓，温州立学即始于此。公元347年，王羲之任永嘉郡守。公元422年，谢灵运贬守永嘉。明任敬在《温州府图志·序》中说：“尝考自东晋置郡以来，为之守者如王羲之之治尚慈惠，谢灵运之招士讲书，由是人知自爱向学，民风一变。”可以说，从那时起，温州才踏入了真正意义上的文明世界。

在现代历史上，人类经历了两次对城市的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被视为第一次，而其后的“城市更新运动”被视为第二次破坏。上世纪60年代，伦敦、巴黎、纽约等历史悠久的大城市经过大规模的改造，大量地拆除了被战争毁坏或未曾毁坏的古老建筑，然后是一座座单调乏味的高楼拔地而起，又无不标榜以“现代风格”。古典的精神遭到了粗暴的打击。在中国也不例外。由于百多年来的战争与苦难，中国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地否定自己，失之浮躁而浅陋地向西方的现代化靠近，结果当然付出了更加痛苦的代价。而在西方，人们很快就进行了反思，认识到了富有历史文化和建筑艺术的

生姜门

方茗柯先生云：今之来福门，即古之生姜门也，其取义莫可考。晋郭景纯筑城时，以三溪水汇会昌湖，煞气未消，因于城门筑三突几处以当之，后人不知，遂呼为三角门，或呼为山脚门。门外有杏花村、紫芝峰诸胜。每春时，游者络绎不绝。予世居门外，故稔知之。按：此则以讹传讹，土著且不免，况客此地者耶。（东瓯掌录）

歡迎李烈鈞將軍官邸城嘉永南門外機場合影



城市环境是多么重要，于是就像斥责莫斯科的“新阿尔巴特街”为“莫斯科的假牙”一样，纷纷放弃了大面积拆除老建筑的做法，继而投入巨额资金来修缮历史遗留给我们的财富。因为被毁坏或拆除的历史遗迹是不能复生的，所以文化的继承也就更无从谈起。而我们呢？却直到上世纪的最后几年还在更加迅速地大量拆毁老城市，发展现代化经济与保护古老文明的巨大矛盾变得更加尖锐了。冯骥才先生说：“浩大而深厚的文化，正是沉淀在这老街老巷一片片昔日的空间里，而且它们不像博物馆里的陈列品那样孤立、确凿、冰冷，在这里一切都是有血有肉，生动真实，而且永远也甭想弄清它的底细。如果这些老街老巷老楼老屋拆了，活生生的历史也就散失、飘落、无迹可寻了。”这话语正可以用在温州的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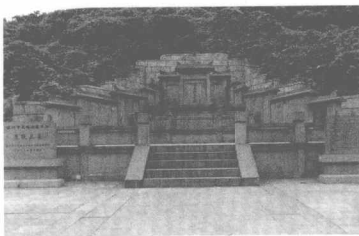
从小的时候，我就对温州古老的建筑风格怀着浓厚的兴趣，直到它们被大量地蚕食、消失。我为此而深感困惑与忧虑，并认为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和理由，至少这些城市的决策者们是缺乏文化的素养和历史的远见的。那些曲折的小巷和密布的水道，使小城有着浓厚的风情，并让人觉得小城很大，因为当你从一条小巷到达另一条路、从一条水道到达另一个码头的时候，常常会发现那是你并不认识的地方，是你从来不曾去过的地方；而当人们填塞了水道、叫曲折通幽的小巷变成了宽敞的大路的时候，原来这座城市是那样窄小，一切都一览无余。当旧日的老城拆完了以后，人们才发现需要向外拓展，城市越来越大了，新城与旧城并没有区别，整个城市与世界上所有新兴的城市一样没有区别，千篇一律的现代风格使城市不仅失去了自己的个性，还失去了祖先遗留的财富，而蜕变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新贵，就像俗话说的，“穷得只剩下钱”。这时的人们才忽然想起，要去找寻原先认为毫无价值而丢弃了的东西。但为时已晚。

温州的建城，是将一切的荣耀归于郭璞的。明万历志说：“方议建时，郭璞登西郭山，望海坛、华盖、松台、积谷诸山，错立如斗，谓父老曰：若城绕山外，当骤富盛，然不免兵戈水火，城于山则寇不入斗，可长保安逸。因跨山为城名斗城。时有白鹿衔花之瑞，故又名鹿城。”旧时的温州城内还凿有二十八口古井，以与天上的二十八星宿对应，及三十六坊、七十二巷等。都是各有说法，集中了阴阳五行与星象占卜等学说，体现了古老的哲学精神，这在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建设中，是少见的。

郭璞在温州是家喻户晓的大人物，在民间有很多关于他的神秘传说。那西郭山又名“郭公山”，原是为了纪念他的。他是晋代著

① 温州最早的机场。位于温州南塘，占地1500亩，完工于1933年，1938年被日军炸毁。

② 上世纪30年代的阅兵式。邵度/摄



东瓯王墓。

东瓯王最寿

《史记·封禅书》：越人勇之言，昔东瓯王敬鬼，寿百六十岁；后世怠慢，故衰耗。越祠鸡卜始用。是时两越已灭矣。东越传于驺摇，孝惠三年立为东海王都东瓯，之后，即曰“后数世至孝景三年”云云。是摇于吕后称制、孝文初立时已卒，传子孙皆失其名，故概以“数世”二字也。然则摇当从诸侯入秦时，盖已百有数十岁乎哉！越人勇之因武帝求仙，乃言敬鬼得寿，本属荒诞，但驺摇长命，人所共传，故可借以为验。且以魏文侯乐工窦公例之，安见摇不有此年歟？（乾隆温州府志）

名的文学家和学者，倘若温州人仅仅因为这一点来怀念他，倒可以说是有着深刻的文化意义。而同时他又是一位热衷于阴阳卜筮的人，并因此被斩首，卒年四十九。自明代以来几乎所有的温州历史文献中都记载了郭璞卜城的事件，说当年他登西郭山观看地形，见周围九山环列，形如北斗，“东则伏龟潭，西则蜃川浣纱潭，南则雁池，北则潦波潭，中则冰壶潭”；又北临江、东濒海，依山控海，形势险要，是筑城的好地方，遂提出：“倚江、负山、通水”以及“连五斗之山，通五行之水”的规划方案。虽经数千年的兵戈灾变，而城址及范围始终不变，在中国的城建历史中是罕见的。从前的温州城因此水道密布，不仅成为江南特色突出的水上城堡，更以人文荟萃，经济发展而闻名中国。但是对于郭璞的传说却一直困扰着温州的学者们，尽管人们怀着美好的心愿，宁可相信这是真的，而疑窦始终挥之不去。据戈悟觉先生考证，在公元323年，也即郭璞被杀前夕，他又如何有心思、兴趣和足够的时间来占卜建城之事？这本应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却在其古代传记中只字未提，从东晋至宋，典籍未录，野史无闻，直到郭璞去世876年之后才有“俗传”他赴温“卜城”之说。我想，这也许与他的学术思想有关，人们崇敬他的学说，其影响在温州人中间大约是深刻而广泛的。温州人自古以来与各种宗教以及迷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先秦到如今，世界上的各种宗教，比如佛教、道教、基督教、摩尼教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丰饶的土壤。在这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土地上，自古以来的土著居民都认为是“山高皇帝远”（尽管山也不高，皇帝也不远）。交通的闭塞导致信息的短缺，似乎真的是偏安一隅的地方，从来没有人会注意到这里。其土著民作为吴越的一支，敬鬼神而盛行图腾崇拜。

回溯历史，许多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且不说温州的文化遗存表明，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在这片土地上创造的远古的东瓯文化。公元前192年，在这片荒芜之地，崛起了一位反叛的国王，那就是驺摇。他因率众帮助刘邦攻击秦王朝得胜而被封为东海王，瓯地便成为了他世袭的领地。跃马棋盘山上，乱石岫岩之间是那些隐蔽在灌木丛中的石棚墓，巨大的石条支撑起来的建筑下，埋葬着西周时代的先民，即便是在驺摇看来，这些墓葬也是无限神秘的，不能不叫他的心中充满了对祖先的敬畏。在这片土地上的他的子民，大都是公元前333年（楚威王七年）时，楚国攻入越国，越王被杀，部分残余的部落民沿着东南沿海迁徙而来，逐渐定居于此地。作为这些部落的统帅，驺摇有责任为他们谋求最大的利益。